

律師段景庚受任胡君畏三常年法律顧問
特別聲明
啟者小記張祥泰遺失泰祥六月十五號第一紙下傍邊蓋有義合公蓋印計五十五元於前日在輪船被人盜去如有出條出現以作廢紙恐未週知特此聲明 小記張祥泰啟



(日四廿月七)

文

劉公復秋墓誌銘

(岳陽李澄宇)

公諱遠芬，字復秋，醴陵人也。其先居南昌紫溪，明洪武間遷醴陵王家坊。曾祖國寶，府經歷銜，祖國年，廣貢生，父名科，邑庠生，咸有令德。公兄弟四，公次仲，年雖幼，猝遭父喪，廢讀。後，作苦南畝，服闋，隨叔祖玉山孝廉之任海豐，贊襄厥務。越二載，還里，就伯父紹卿明經受業。無何，兄弟異食，公歷時內膳，且晚躬稼，晝日授徒，有隙，更自讀弗懈。清光緒壬辰，公年甫壯，與從兄仲淵茂才比肩泮水，士論美之。既壯，應從叔舅憲卿進士之召，游湖上，嘗入幕而從事，聞諸國而去，所為微履歷，遠近聞之，嗟其人也。母年垂老，公忽憶還鄉，終養侍疾，克全子職。六十以後，林下優遊，效逸少之弄墨，比黃公之訓子，晚益高臥，人事罕接。屢驚世變，遂爾捐軀。時民國二十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也。春秋七十有二。清明在躬，前知逝日，好德終終，庶幾不忤。葬宅後失高山關，首某趾某，配某墓人，先公七年卒，子三振然，振傳，振義，女二，孫八，振傳以某墓好乞誌公墓。考狀敘行，乃作銘曰：力田于役，曾斷書聲，世德同隆，終屬儒行，有幹事才，軒軒名，歲暮後影，庭樹並榮，如秋水白，如冬日晴，雖逝永生，豈視此銘。

詩

四歌詩

(秋心)

一年盼有秋，秋成常苦涼，禾黍泣斜陽，沉淪同蒿草，(荒晨) 饑寒啼索果，撲索阮囊空，真哭歸無思，無詩奇大公，(寒士) 冉冉朱顏老，蓬門無可倚，朝來笑鏡鏡，夢著嫁時衣，(處女) 從亂從良將，橫戈二十年，功名如美女，不到白頭前，(老兵)

紀蓬山小集

(子勤)

道古瀛洲是夢餘，爛然花葉集樵墟，科名要國因人重，翰墨真成世世疏，燭處偏疑迷魏晉，當時金馬盛餘徐，陳驥自是蓬山長，館閣中興續舊書

挽李審言

(鍾麟)

東南文獻日陵夷，書種除君更有誰，入室早傳容甫學，鄉鄰偏愛隨軒詩，遺稿幾葉千秋遺，(君) 熱精文選世說沈沈雙極稱之，歐浦深談十載遇，趾美靈巖再登載，平生泣下辱君知，(君謂余名字皆同鎮祥是期語之語)

送周生鶴亭之廬山兼訊原散

(董卿)

願風吹送二豪西，桐履荷衣各有携，不候看花尋白徑，可能買酒拓龜題，龍吟破寂松園坐，虎跡窺危月過溪，寄謝匡山老居士，秋堂欠我醉如泥

步康家橋和君任韻

(公洛)

比戶結聲促曉機，野歷新漲曙微輝，結鄰狗豕長年住，並影牛宮歲月歸，開河流水詩猶道，餘生生事田田微，相從臨臨還堪語，寂寞何妨與世違

作鍾耐成陳妙貞合傳自跋一絕

(鍾麟)

不死亦何益，神州事可傷，西湖南古，得所此驚驚，故人海上瀟七雨，萬里天寒等月庭，鴻雁到時梅未白，湖山却後草猶青，四方廣勝歸國在，爾室無歡夢夢醒，塵盡雪霜春難曉，未須吾黨說離零

題陳佩珩次古稀自壽圖

(鍾麟)

六十銘生賦，琴歌又十年，未荒三徑在，自壽一圖傳，錦雞春麗麗，庭株晚愈妍，為珠城不夜，何似挂冠前，(次為伯屏中弟寄創辦湖南電燈公司)

詩話

圖未晚樓詩話(十)

(續)

(岳陽李澄宇撰)

自殺

誤

一個跑進機器裏去做工的人無論他如何小心謹慎而他在穿的像雪般潔白的衣裳過不到幾個鐘頭總會染上黑點一樣一個人到這污濁的塵世間來耳目所接手足所觸隨時隨地都可以叫我們沾污玷垢想保持自己德性上的貞操那就難若登天做和尚也不過自欺 不過就本特論誰都不願意自己已被玷污的換言之誰都願意始終做個完全人就是這所謂善惡的小孩子他何曾肯承受人家說他的不是是看見一個人明明是做錯了某件事情但得到有人要指止他時他便掩飾着不承認了這就是證明無論誰對誰是惡德對善是樂受百但是因為世界罪惡的勢力太大人們無力與之對抗在最後的掙扎中只甘心憤慨投降而屈從從惡德來欺代他使順性改為逆性之用認仇為友以非為是白頭倒從從此間再沒有完全人 閱報諸君對於(自殺)如有疑問請寄信代湖北漢口信義神學文字佈道處轉謝受靈先生自有相當的解答 漢口神學院啟

柳堂藏書

(續)

自六月十三日起，開始點查，二十三日點查完竣，計六十九箱內，共有書一千〇三十三種，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冊，集書最多，最優者有：天目先生全集，明萬曆刻本十六冊，王崑山人先生文集，明萬曆唐振吾刻本十一冊，龍溪集，明倫彙編刻本八冊，張太岳集，明萬曆刻本二十冊，陳白沙全集，明萬曆刻本十冊，韓文公集，明萬曆刻本五冊，文儒公全集，道光重刻本十六冊，南唐疏鈔，明崇禎刻本二冊，讀會小補，明四知館刻本十冊，洪武正韻，明刻本五冊，(未完)

遼瀋事變之索隱

(心蘭)

△日下錦州圖變天津 舉目既下錦州，即其對滿之初步策略，已告完成，乃再進一步，在滿進行政治工作，而著手親畫新滿洲國，同時，恐張學良改變其不抵抗主義，而轉趨強硬，爰有天津便衣隊擊斃之舉，傳平津不穩，而使對東三省之念絕，此事如果成功，則在華北可得心應手，惟意所欲，即失敗，其鉅大損失，屬於我方，與彼殊不相干，為計亦周良得，當便衣隊自日兵營海光寺出動前一小時，為一日人家華僑所悉，急忙外出，就近報公安局，無奈公安局不信，其人反被扣留，雖申述再三，終不見信，事聞於張學良，亦將信將疑，(未完)